

第三十六回 眾舉子午門毆奸 聖天子金殿問供

詞云：

聖主開科取士，登崇理教儒宗。奸臣使盡一帆風，不肯些須饒縱。眾官表奏保本，諸士協力相攻。午門外面鬧沖沖，戮力剪除奸雄。

詩曰：

姻緣本是前世修，人人何必苦強求。

路逢險處難回避，事到頭來不自由。

話說當日眾舉子一齊上前，那隨行堂候官員，仍是狐假狐威，大聲喝道：「太師憲駕到此，是什麼人大膽喧嘩！」眾舉子說道：「我等正是等候你家，這個奸賊，卻來得好。」一齊上前圍住。那抬轎的人還打算發作，怎當得眾舉子上前，拳頭、巴掌似雨點一般。那一些從人，見如此光景，只得丟了轎子，一哄散了。盧杞正欲開口問其來由，只聽得一齊聲喊道：「打死了一百個，只當五十雙，我們俱償命，還讀甚麼書！」早把盧杞拖出轎來，就拳打腳踢，擣髮摳眼。真個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那奸賊只得兩手抱著頭面，身上聽其毆打，轎子俱已踏碎。

正在打得難解難分之時，只見一乘轎子來，正欲問何人喧嘩，眾人見是禮部燈籠，又擁出三五十個舉子，把從人打散，將黃嵩拖出轎來，一齊用力。打得兩個奸賊鼻青眼腫，衣冠粉碎，哀聲不絕。那鼎沸之聲，四野罕聞。此刻朝房內那些正直官員，俱在馮公面前說道：「老都憲，也該去排解一排解。」那馮公笑道：「列位先生，他今日這個小災難，也不為虧他。他當日也不知害了多少忠良。況這些舉子，乃下第之人，不服老夫管轄。老夫若說下倒好，若不依老夫，豈不反遺其恥笑？列公何不去勸解一勸解？」眾官也常恨這兩個奸賊，又見馮公如此說，卻也無一個肯出來去管閑事。

那盧杞被眾人打得滿身青紫，遍體傷痕。正在難解之際，早見天子臨朝，各官出來勸解方住，黃嵩也被打得狼狽。只見那眾舉子說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大家一同面聖。」于是，眾官依班入朝，參拜已畢。

只見盧杞、黃嵩一同俯伏金階，哭奏道：「萬歲救命！」天子龍目一展，往下一看，說道：「盧先生為何這般形狀？」盧杞哭道：「老臣今早上朝，來至午門，忽被今科主考遣舉子埋伏午門之外，將老臣本章扯碎，不問清濁，將老臣拖出轎來，硬行毆打，遍體皆傷。後來禮部黃嵩勸解，眾人不肯開口，一齊毆打。老臣乃鼎和首相，黃嵩執掌禮部，事管文權。而眾奸敢行凶于皇都禁地，毆軀大臣，非眾人擅敢藐視國法，皆出于主考之謀耳！」天子問道：「卿家，方纔扯碎本章，是何本章？眾舉子為何毆打二卿？」盧杞奏道：「只因新科榜眼邱魁毀罵朝臣，藐視國法，無故掛官逃遁，為臣追回，看守待罪院。今早正欲奏聞，不意主考暗使諸士毆打，將本章扯碎。似此目無聖主，藐視王章，伏乞天恩作主。」

天子聞言，心中思想道：「二卿且自歸班，此事朕當親訊。」隨宣馮公問道：「方纔盧杞奏道，卿等埋伏士子，軒毆朝臣，並榜眼邱魁，無故掛冠逃遁等情，卿可實實奏來。」馮公奏道：「臣蒙聖上親點開科取士，場中倘有賄弊，臣等難逃其咎。至于士子有軒廷臣，臣並不知。況臣等又與盧相素無嫌隙，因何作此藐視之事？但午門毆首相之人，並非得第之士，皆下第之人，臣等焉敢暗使？若我主不信，眾舉子現在午門，皇上召入一問，便知詳細。」

天子准奏，便差黃門官，宣進下第舉子。眾舉子齊至金階，山呼萬歲已畢。天子問道：「你等乃文士之流，儒門之客，當思上進，怎學那市井無知，藐視國法，擅敢聚集午門，辱毆首相，差及儒宗，當得何罪？」眾舉子一齊奏道：「生等雖山野庸儒，頗知國法，怎敢藐視王章？臣等讀書，原望上進，出力皇家，光宗耀祖，顯揚茅廬。不意今科榜眼邱魁，人物風流，文章宏傳，首相盧杞為擇婿之念，他著禮部黃嵩為媒人，強逼邱魁為婿。辭雲已定糟糠，不能復貪相府佳麗，此亦人之恆情耳！邱魁忠而仁義，孰料，黃嵩不思人倫禮義，又逢迎相府，以權逼勒書生，令其毀退前妻，坦腹相府。邱魁百般推辭，而黃嵩堅逼依允，反以利害壓之。邱魁因恐觸怒盧杞，只得逃而避之，豈料盧杞身為首相，不思報國，擅提五城兵馬，追回逃官邱魁，拘禁待罪院中。反以藐視國法，詈罵朝臣，奏聞天廷。臣等惟恐聖明一時被其惑亂，屈及無軀，敢冒死罪于午門之外，欲陳陛下之前。今早忽盧杞、黃嵩上朝，生等避之不及。卻喝令衙役家人，百般呼喚，加之以打。臣等思他二人身居百僚之上，反作此滅倫敗禮、欺君罔上之事，臣等乃草茅之賤士，故此略于爭差。彼二人視生等皆異鄉下第之士，易于陷坑，自將冠戴扯碎，賴生等軀毀。只求聖上赦臣等小過，飭部勘問他二人欺君逼贅，私調兵馬，擅禁榜眼，藐君滅倫之罪。」天子聞言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隨命眾舉子午門外候旨。

天子又問盧杞、黃嵩說道：「方纔眾舉子說你勒逼榜眼休前妻而配己女，此事是真嗎？」盧杞俯伏奏道：「此乃兒女私情，皇上休論。邱魁藐視國法，眾舉子毆軀元宰，乞陛下速為正法。」天子聞言大怒道：「你二人職司風化，振理紀綱，不為教育人才，敦倫上理，反作此欺君誤國、倒置綱常之事。朕也不暇細問，著三法司帶回衙門，審明奏聞定奪。」天子恨恨轉進皇宮，眾臣俱已朝散。

再言大理寺同馮公來至刑部衙內，早見那些差役，把盧杞、黃嵩並眾舉子帶到。差人又至待罪院，提出榜眼邱魁，一同赴審。此時，三位大人升了法堂，上面供奉聖旨龍牌，衙役參過了堂，儀門一開，吩咐各犯帶進。盧杞、黃嵩來到大堂，參拜了，然後來到丹墀。只見馮公對刑部大理寺官道：「聖上著弟與二位大人同審這案，請二位大人鞫問。」二人一起道：「老大人職司風憲，理當應允，弟副審可也。」馮公笑道：「如此，弟有僭了。」便令帶上盧杞，問道：「我等奉聖上旨意勘問這事，勿得隱瞞，我等以便回旨。」盧杞笑道：「老夫也無什麼口詞，幸三位先生看同朝份上。」馮公道：「老太師這強逼榜眼，私調兵馬，人人皆知，難道這算不得口詞嗎？」盧杞笑道：「大人此言差矣！我堂堂相女，何愁無配，焉有強逼之禮嗎？若說擅調兵馬，那是老夫因邱魁藐視國法，掛冠逃走，未及請旨，是以權行追趕逃官，並無別的隱情。」馮公道：「國家軍務事重，豈是為臣子的可以權行的？這就是欺君之罪！我還問你，當初那梅吏部因何身死？目下陳東初因何下獄？從直說來！」

盧杞道：「這是別的事情，皇上只命你問邱魁一案，因何又將別事扯在裏面？老夫勸大人息了此念罷！」馮公大怒道：「老太師如若不招，下官就要得罪了。」盧杞笑道：「大人此言差矣！梅魁、陳東初只因得罪聖上，阻擋軍機，自取罪戾，與老夫何干？況老夫身居相位，輔弼太子，縱有些小過失，亦不得大人加罪刑問。」馮公道：「二公，他故意不招，下官就不容情了。」

問，只聽得聖旨下。馮公聽了一驚，莫不是殿下說了人情，奏准了天子？心中猜疑。三公只得出門來接。

只見一個老太監，捧著聖旨，三人跪接。來到大堂，擺設香案，將皇令供起。見外面搬進許多燔龍棍、刑杖。黃嵩嚇得一驚。這黃太監用手指道：「這是宗人府的刑杖。皇上命咱家來說，這兩個奸賊，還請你三人審問，因此發下刑具，將從前欺君誤國的事，款款刑聞。」又說道：「三位老先生放心，用刑審問這兩個忘八羔子，十有九分送命了。」馮公笑道：「公公吩咐我等，也是兩盡其道。方纔公公說，他十有九分送命了，輔弼太子難道不救他麼？」黃太監道：「你們還不知道？方纔太子在駕前苦苦保奏，皇上大怒，說道：『這兩個奸賊，害人不淺，若三法司審不明白，聖上還要親自訊問呢！』故而叫咱家送這刑來。」又問道：「盧杞在哪裏？」黃嵩在下面應道：「老中貴，弟在這裏受冤枉。」黃太監道：「我把你這兩個娘娘養的，誰冤枉了你！」回身又向眾人說道：「咱家無有後代，全靠一個侄兒，乃是陳東初的門生，名喚黃權，原任是江西一個道官。因他做了一個清官，無有甚麼東西孝敬與他，他就每每尋事害他。咱家聽見信息，便親自到他相府，求他一個情兒。他說道：『既是公公的侄兒，只當我的侄兒一樣了，自然照應他。』」馮公等問道：「到後來怎麼樣了？」黃太監道：「到後來虧他照應得好，到那黃上鎮賊案內去了，把他一家一個個殺得乾乾淨淨。」

說著，便指盧杞的面罵道：「你這兩個狗娘養的，也有今日。」又將盧杞踢了一靴尖，只聽得「哎喲」一聲，不知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